



有貓悄悄說

士口欲渡／著



九月忘語
貓之

有貓悄悄說



又是一個酷熱難耐的九月天，囂張的烈日曬得街上揮汗如雨的行人，紛紛尋求樹蔭的庇護。知了的求偶組曲響徹雲霄，竭力把握這一季盛夏。畢竟，七日的生命總是過於倉促，分秒都不容虛度。

就在這樣足以燃燒一切的夏日裡，小番薯不告而別了。牠瀟灑離去時，沒有交代任何隻字片語，只遺留那扇被抓破的鋁製紗門，頹廢心虛地站在那兒。

當他回到家門口，呆立半晌，隔著紗門看見一隻貪婪的胖橘貓正偷嚐小番薯的飼料，他假咳一聲，那胖橘貓回眸一瞥，雙方四目交接，空氣凍結三秒，胖橘貓條地暴衝，從那扇半垂掛的紗門中飛躍出來，一溜煙逃走了。於是，一趟尋貓之旅就此展開。

當晚，他取出壁櫥中一疊不知道過期幾年的泛黃日曆，一張張寫著：

「各位好，我是阿松，我的貓小番薯離家出走了。牠是公貓，已結紮，年約五歲，特徵是橘貓、頭大、麒麟尾。離家時間是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間，地點在台北市東湖附近。麻煩大家看到牠，請通知我，電話號碼0204604646，萬謝。」

阿松將啟事和糰糊放入破舊的藍色側背包裡，前往附近的巷弄張貼，還麻煩鄰近店家調閱監視器，但是，折騰整日，一點線索也沒有。一直到大多數精靈都已入夢的夜半時分，他才拖著一身疲憊與失落，在昏暗閃爍的路燈下走回家。輕輕推開那扇殘破的紗門，重重跌坐



在龜裂的黑色沙發上。他深深嘆口氣，雙手抱著自己沉甸甸的頭顱，不願點亮那盞昏黃的掛燈，因為不想被人看見他憔悴的模樣，其實，又有誰會看他呢？此時，黃澄澄的燈亮了，廚房傳來碗筷碰撞聲，一位年輕的白衣婦人徐徐走出，白皙的手中端著碗冒著煙的麵，他直勾勾盯著她，她的臉上始終掛著一抹溫柔的微笑，像極了童年時家裡供奉的白玉觀音，只可惜後來那尊觀音被酒醉的父親給砸碎了。

阿松狼吞虎嚥吃著麵，視線從未離開過她。食畢，他將那白瓷碗安放桌上，帶著滿足的笑躺在沙發上睡去。

隔天，他被門外透進的晨曦喚醒，連忙在屋裡屋外找尋那位婦人的蹤跡，但是什麼也沒有找到。「難不成是我在作夢？」就在他隨意梳洗後正要出門時，卻發現牆上掛著白色的木製相框，相片裡站著的正是那位婦人。他心中頓時湧現許多疑惑：她是誰？這裡什麼時候有這個相框？昨晚她真的煮麵給我吃？想到後來，甚至覺得是那婦人能從相片中自由出入。他心裡掛念番薯，只好先把這事擱一邊，趕忙到街頭巷尾去張貼啟事。他擔心番薯是否有個安心睡覺的地方？現在是否餓著肚子？有沒有遇到壞人？想到這裡，他的腳步加快了。

夏日的台北像是失控的烤箱，不把人烘烤到焦黑誓不罷休。在正午熾熱太陽下，阿松一雙腿實在走不動了，他氣自己才三十多歲身體就這樣糟。這時正好行經一間有悟麵店，他入



內小憩，隨意點碗乾麵充飢，店裡豐腴的老闆娘端麵過來，還附上一盤涼拌小黃瓜，她微笑說：「這是我們重陽節的招待，請慢用哦！」「這麼好啊連我都有，謝謝老闆娘。」這時電視新聞播報：「昨日在花蓮發生家暴事件，失業的張姓男子長期酗酒，更在酒後對妻子與年僅五歲的孩子施暴，鄰居協助報案，警方到場後，將張姓男子壓制並帶回警局。」老闆娘怒罵：「畜生！該抓去槍斃！」說完一刀將豆干劈成兩半。阿松手抖了一下，夾起的小黃瓜直直掉落桌面。

用完餐，他到附近規模最大的中途之家「貓森林」，裡面大約有三十隻貓咪，大部分都是被居民通報後，志工協助誘捕來的，牠們都渴望擁有一個溫暖的家。他在貓群中來來去去，但是依舊沒有看見番薯的身影。

告別貓森林，灰濛濛的天空下起微雨，他奔跑到路邊一間咖啡廳避雨喝茶，店裡的虎斑貓走台步般優雅走來，嗅了嗅他腳下略微沾泥的鞋子，再抬頭盯著他。阿松注意到並彎腰問牠：「你知道這附近哪裡有很多貓嗎？」「青青公園。」率性的短髮老闆娘邊擦杯子邊回答他。他一聽立即站起身來，但隨即想到他已經點了杯鐵觀音。「你的貓走失了嗎？你先去，反正我還沒做，改天再來，去吧！門口愛心傘自己拿。」他連忙道謝，撐傘快步趕往青青公園。



阿松帶著期待在雨中步行約二十分後抵達公園，公園裡樹叢高大繁茂，是浪貓藏匿的絕佳基地。這時微雨停歇，他在樹上貼妥啟事，並從背包探出兩個貓罐頭，相互敲擊，發出「鏘鏘鏘」的聲響。頃刻間，像埋伏的士兵聽見集結號般，花圃各處溜出許多高舉尾巴的貓，但沒有發現番薯。他將罐頭分給一群飢腸轆轆的貓兒，貓兒食用完畢便各自回崗位洗臉休息，他順手將空罐帶走，或許稍後還能用上。

一路尋到傍晚，他回程經過青青公園，往更深處走去，發現一群人在聊天，旁邊圍繞近十隻貓，幾乎都是白天餵過的。這時一位小姐微笑問：「請問您也是來餵貓的嗎？」「不是，我的貓跑出去，我找牠好幾天了。」他發現下午貼在樹上的啟事竟變成一張張白紙，他趕忙打開背包，卻發現拿出來的也是一疊白紙。他正轉頭想跟他們說明，身邊哪還有半個人影？他覺得有些不尋常，便匆匆離開公園。

抵達家門外，發現裡面的燈已被點亮，走進去，沒看見她，一看牆上，她仍在相片裡。「謝謝妳幫我點燈。」

一輛玩具警車從廚房衝出來停在沙發旁，一個年約五歲的小男孩燦笑奔出。「你是誰家的孩子啊？怎麼會在我家？」小男孩只是笑著看他，又跑回廚房。他追進去，但是廚房裡空無一人。他搔搔頭走回客廳，對著牆上照片問：「妳認識那個孩子嗎？」這時電話響起：



「爸，你最近還好嗎？」「喂？你找誰呢？」「爸，是我啊，我是阿杰。」「你打錯電話了。」他掛上電話，但電話隨即又響起。「喂？」「爸，你怎麼了？」「我不是說你打錯電話了嗎？」「爸，我是你兒子啊！」「好，那我問你，你今年幾歲？」「二十七。」「笑死人，我才三十多歲，十歲就能生出你嗎？別再打來亂，詐騙集團！」掛上電話後他忍不住抱怨：「歹年冬，厚脣人。」

奔走整日，渾身狼狽，於是阿松決定先洗澡。正要進門，卻驚見浴室鏡中站著一位臉色慘白的老人瞪著自己，他隨手拿起罐子就砸向它，「乓」的一聲，鏡子支離破碎。他嚇出一身冷汗，這時地上的碎片竟然飄浮起來，一回到原本的位置，他看傻了眼。同時，鏡中老人又出現了，什麼動作也沒有，只是盯著自己看。他倒退到客廳慌亂地打電話報警，沒多久一個年輕警察來了，但無論他提到白衣婦人、廚房小孩還是鏡中老人，年輕的警察都只是敷衍他別想太多，隨意記錄就離去了。「警察就是怕事。」他抱怨著，再用報紙將那鏡子完全密封住。他左思右想還是不安心，於是決定去後山土地公廟拜拜，順便請祂協尋番薯。

土地公廟座落在山坡的小路盡處，沿途沒有任何住戶，在夏日的傍晚更顯幽暗。他提著水果與紙錢往上爬，夕陽的微光映照於路旁竹林間，他想起番薯總愛在這時到他的懷中撒嬌，盯著牠又大又圓的眼睛，彼此緩緩眨眼相擁。這條路其實並不漫長，但是直到天黑他才



發現自己還沒到達目的地。他有些焦慮與不安，因為這附近的山路只有幾盞閃爍的路燈，況且他也不記得這條路有如此迢遙。夜已完全降臨，路旁的竹林在風的撩撥下發出嘎嘎聲響，他想起幼時祖母說的「魔神仔」傳說：「有真濟人予魔神仔牽去山內就無法度轉來矣！」頓時覺得竹林間有許多黑影在那竄跳，訕笑著一個迷途徬徨的人類。這時，他看見前方隱約露出紅色燈光，加快腳步前行。他跌坐在廟前藤椅上不斷喘息。在幽微紅光的範圍裡他是真正安心了。

他將水果整齊擺在案上，雙手合十向土地公訴說心願。然後去金爐燒化紙錢，橙紅火焰吞噬每一張黃紙，將它揉捏成一團團黑色玫瑰，最終凋零成灰。放入最後一張紙錢，那苟延殘喘的餘燼兀自掙扎，阿松似乎聽見它發出沙啞的哀嚎，不由得後退一步。那灰燼竟竄出一隻貓形生物，閃電般往遠方黑暗飛去。他跌坐於地說不出話，一雙手從背後將他扶起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位面容和藹的白鬚老人，老人說：「趕緊轉厝吧！有人咧等你。」他也沒有多想，迷迷糊糊就往來時小徑走去，沒幾分鐘，竟已下山。

回到家，屋內燈火通明，白衣婦人和小男孩坐在沙發對他擺頭微笑，這時一個人影從廚房走出拿著西瓜刀，仔細一看，那人竟然是自己！他驚恐大叫，這時婦人和小男孩的頭顱滾落地上，變成一顆顆渾圓的西瓜。那把西瓜刀卻出現在自己手中，他猛然鬆手，那刀重重落



到地面，他嚇得奪門而出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發現自己在便利商店門口。他依稀記得，番薯就是在旁邊的草叢中撿到的。他走向草叢，發現那裡放著一個眼熟的紙箱，走近一看，裡面居然有隻小貓，就跟番薯幼時一模一樣！

他小心翼翼地捧起紙箱，這時背後冒出一個披著黑色斗篷的老人，從黑暗斗篷內伸出一雙鮮綠的雙手，緊緊鉗在紙箱上。阿松將紙箱抱得更緊，唯恐小貓被老人奪走。這時斗篷內伸出數十隻鮮綠的手，激烈拉扯下，整個紙箱飛了出去，他趕緊跑去查看小貓狀況，卻只看見保特瓶和鐵罐散落一地，身後撿回收的拾荒老婦氣憤罵道：「真夭壽！毋捌看過有人連銅管仔嘛欲搶矣！」他拋下老婦喋喋不休的咒罵落荒而逃。

他奔跑在大街上，奔跑在繽紛炫目的大街上，奔跑在繽紛炫目又喧囂的大街上。腦海浮現白衣婦人溫婉的微笑、小孩輕快的奔跑和鏡中老人無言的凝望，一個念頭閃過：「他們需要幫助。」

回到家門外，那婦人正在屋內沖泡茶葉，鐵觀音的香氣飄過紗門流淌進他的心脾。他緩緩走進去：「我回來了，阿娟。」他嚇一跳，這句彷彿是體內另一個靈魂脫口而出的話語。婦人也站起身迎接他，親手爲他沏茶。他輕啜一口，茶的清香與回甘，使他整顆心似乎都獲得救贖。他問：「有什麼事情是我能爲你做的？」她微笑並搖搖頭說：「能再見到你，我已



心滿意足。」「我們曾經見過嗎？」他疑惑問。「你怎麼把人家忘記了？還記得院子的櫻花樹嗎？是我們一起栽種的！」他順著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確實有一棵高大的櫻花樹佇立庭中。「我們一起種的？它現在長這麼高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？」她手指算數著：「一個半月前吧？」他望著大樹心下更疑惑了。「好了，時間差不多，我該回去了。」她緩緩站起身來，向他躬身道別，隨即娉婷步入那牆上照片。「等一下，阿娟別走。」他再次被自己說的話所震懾。回神時，她已經回到照片裡。這時，他猛然從客廳的沙發上驚醒，一輛玩具警車從廚房衝出來，那位小男孩跟著跑出來。「阿杰，不要在房子裡玩，撞到人怎麼辦？」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說這句話。小男孩只是笑笑的蹲在地上玩警車，忽然，廚房內一股黑暗溢湧出來，慢慢逼近小男孩，他趕緊抱起小男孩就要往外跑，但是門卻開不了，眼看黑暗就要吞噬他們，他本能地用自己的身體護住小男孩。再次睜開雙眼，又從客廳的沙發上驚醒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阿松望向門外的櫻花樹，發現天空已是微亮，他有種大夢初醒的感覺，「自己生活在哪個時空？會不會我仍在夢中？」他想起番薯還在外面流浪，心下決定：即便在夢中，我也要帶牠回家。

那天夜裡，他夢見番薯獨自漫步於河岸，銀色的月光灑落在凝結的河面，靜謐的讓人分不清楚真實與虛幻。他慢慢走近：「小番薯，我終於找到你了！」番薯耳朵抖動，回過頭：



「你怎麼現在才來啊？好餓好餓。」他正試著要跟牠解釋，但番薯卻突然化成灰燼，飛散在幽靜的河面。他大叫：「不要！」跟著跳入河中，持續下沉，一直沉到湖底，眼前出現一尊高聳的白玉觀音像，就像童年那尊。那觀音開口：「沉湖者有何心願？」「菩薩！我祈求祢讓我找到番薯好嗎？」他跪下來雙手合十。「為何你如此執著尋牠？」「因為牠對我來說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重要。」「好，本座就實現你此願，不過，你將會遇到一些難關。」說完祂左手的白色淨瓶發出耀眼光，當他睜開眼睛，發覺自己正躺在客廳沙發上，他聽見熟悉的聲響，往小碗看去，果真是番薯回來了！牠埋頭狂吃飼料，渾身髒兮兮，消瘦不少。阿松趕忙跑去將牠擁入懷裡磨蹭：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。」

他很久沒有這麼高興了，整天哪裡都不去，只是陪著牠望著牠，一同相擁入睡。

重逢的第一晚，他被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吵醒，番薯跳到他身上，渾身嚇得發抖，他起身，拿起身旁的木棍，只見廚房內走出一個高大的黑影，那黑影頭上有一對尖銳的紅色羊角，雙眼是乳白色的。他抱著番薯躲到衣櫃中，透過縫隙窺伺牠在客廳亂砸桌椅，不時發出野獸般的嘶吼聲。番薯嚇得將整顆大頭埋到他懷中，他不斷撫摸著牠。直到清晨第一道陽光透進屋裡，那黑影才消失。

第二晚，黑影怪再次出現，但這次番薯發出嗚嗚嗚的警戒聲，並且勇敢跳上那黑影怪



身上咬它，它被咬後憤怒地咆哮，將番薯甩到沙發上，爲了保護番薯，阿松拿起木棍爆打黑影怪的頭，它哀嚎一聲倒地後便消失了。他趕緊查看番薯是否受傷，牠躺在沙發上急促地喘息。

第三夜，阿松躺著並沒有睡著，不久，黑影怪再次出現，沒想到這次它只是靜靜站在走廊上看著番薯，番薯完全無視它，自顧自吃著飼料，吃完又躍上沙發入睡。它漸漸消失，不留任何痕跡。「或許這就是觀音所說的難關？」阿松在心中想著。

隔天醒來已是黃昏，他從沙發坐起，卻沒看見番薯的蹤影，他發現紗門被抓破一個洞。一隻胖橘貓從紗門外跳進來，喜孜孜吃著番薯的飼料，他正要出聲阻止，餘光竟發現紗門外站著一位老人，更令他感到詫異的是，他居然就是那鏡中老人。老人咳了一聲，那胖橘貓發現身後有人，凝望三秒，牠便一溜煙躍過紗門暴衝出去。那老人緊盯著屋內，阿松問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老人沒回應他。這時老人身後出現一個黑色漩渦，一群黑衣人走出來，他們伸出又白又長的手將老人拖向漩渦中，阿松見狀，立刻跑向前試圖拉住老人，但卻也被吸入漩渦中。漩渦裡並不如想像中黑暗，相反地，一直有道光在眼前閃耀，令阿松覺得刺眼。他覺得自己就像雲端飄落的一縷靈魂，隨著飄忽不定的氣流擺盪沉降，靈魂似乎在尋覓它命定的軀殼，唯有如此，它們的結合才能使彼此「完全」。



恍惚間，他覺得自己躺在一處黑暗的空間，就連睜眼的力氣也擠不出。一個腳步聲輕輕靠近阿松，對方似乎坐了下來，只聽見他深沉的呼吸聲，沉寂許久，那人說：「爸，我是阿杰，我回來了。那天我打電話回家，你好像不記得我了？我馬上從美國趕回來，才從鄰居聽說你的狀況。你還記得我小時候你買過一台玩具警車給我嗎？你說希望我長大跟你一樣當警察，但我沒有。你還記得以前夏天你最愛切西瓜給我們吃嗎？你還記得那年……媽生病倒在廚房，突然就離開我們嗎？好懷念她煮的麵……那是只有她才煮得出的味道。」阿松聽出說話的人有些哽咽。「媽離開時……我才國小，你整天在櫻花樹下酗酒，還常打我罵我，我當時真的……真的很害怕。後來我國中，你身體不好，我常跟你吵架。然後到我高中，我們變得很冷漠，我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。這些事……你還記得嗎？鄰居說最近常看到你自言自語，跟你打招呼也被你罵，然後吵著要找番薯，番薯……番薯早在五年前就過世了，是我跟你帶牠去收容所火化的……你記得嗎？鄰居打電話請醫院帶你來這邊，希望你接受治療，你都快六十了，要好好照顧自己……我每天都會來看你，爸，好好休息。」阿松感覺對方輕拍他的肩膀，那是一隻溫暖厚實的手，他聽見對方腳步聲漸遠，也聽見自己眼淚滴落枕頭的聲音。

不知道在黑暗中恍惚多久，一陣鐵鍊聲拖過長長的走廊。他想起幼時祖母說：「若是



你佇病院半暝的時陣聽著鐵鍊的聲，彼著是黑白無常佇咧掠人去地府。」小時候他也半信半疑，直到祖母在醫院病逝的那個夜裡，一陣鐵鍊聲後，祖母就此斷了氣，他才深信不疑。

他用盡全身的力氣爬下床，癱軟地推門而出，黑暗的長廊似乎沒有盡頭，他跌跌撞撞向前奔跑，只盼甩掉那可怖的鐵鍊聲。但是那聲音像鎖定他似的，一直迴盪在他耳邊，而且越來越近。他看見一扇泛著綠光的門，他加思索便衝進去，門一開，只見狹窄的空間裡擠著滿滿的人，他們臉色慘白微泛綠光，沒有任何表情。這時門已自動闔上，就連一絲呼吸聲也聽不見。鐵鍊聲很快就從門外飛逝而過，他大大地喘了一口氣，這時所有人突然睜大眼睛瞪著他，其中一人說：「你還沒有死！」他嚇得衝出門，後面成千上百的人也立刻追出來，他顫抖著一路狂奔，後頭傳來淒厲的嘶吼，他看見一扇門板上貼著一張觀音的畫像，他直覺地闖進去，一個老人躺在床上，一個女性的聲音說：「快躺回去。」這時後面的人已湧入門內，他趕緊跳上床躺好。剎那間，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，他緩緩睜開眼，只看見窗外天色微光，悅耳的啁啾迴盪在朝陽中。

他覺得苦難似乎都過去了，此刻心中沒有任何罣礙與煩憂，彷彿塵世的一切都與他再沒有關係。他在和煦陽光下展眉笑了，他甚至不記得上次微笑是何年何月，也不記得那些曾經使他心煩的事情。



這時，一個年約三十的男子捧著一個白色瓷罐走進來：「爸，我帶番薯來看你了。」
阿松靜靜坐倚床上，茫然轉頭望著他，又望向他懷裡抱的貓，露出微笑泣道：「你終於回來了……回來就好……回來就好……我的阿杰終於回來了……。」